



在女儿黄璧坤的眼里,父亲黄嵩龄有着多重身份:康有为的学生、公车上书的举子、清政府的三品大员、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官员、粤汉铁路的建造者、广东省议会的议长……每一个身份都堪称显赫。然而,这些身份都无法掩盖父亲凄凉的晚景。黄璧坤的记忆里,有两个镜头长存。一是1942年,在从香港返回广东的轮船上,年过七旬的父亲头部被日本兵打得鲜血直流,不久后父亲便失明;二是父亲临终前,携着她的手奔走,与占领书院的日本人据理力争。

覆巢之下安有完卵?生活在那个时代,对于有着济世情怀的黄嵩龄来说,注定要经历悲剧。但他尽自己的努力,为悲剧涂抹上了希望的亮色。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

父亲黄嵩龄： 公车上书的举子、粤汉铁路的建造者

他被写进沈从文自传

“古怪”又善良的汉园公寓主人

1924年,“北漂”沈从文正处于一生中最为困顿的时期,后来,他回忆起那段生活,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

“在我走投无路时,总是得人相助。北河沿一个公寓,1924年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。公寓的主人十分喜爱文学,知道不少文学知识,对弄文学的朋友有着十分古怪的同情。与他熟悉后,便拉你到他房间里去,看墙上挂着的许多著名中外文学家的照片或画像,如拜伦、高尔基、陶渊明、李长吉……”

“每到某位房客应交房租饭钱时,他就走到那人房间去。虽不说

话,对方已经明白他的来意。只要你同他说起古今中外文学家遭受厄运,而后又在危难中如何遇到一位贤主人的轶事,他就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,联想到眼前的事,总不免叹一口气,不仅不再启齿要钱,反倒吃晚饭时,特意将菜开得丰富一些,尽你把账欠下去。他开公寓的本意,是要赚一点钱的。可是如此一来,到后终于折本倒闭了。”

沈从文曾经住过的这个公寓叫汉园公寓,他笔下这位“古怪”又善良的公寓主人,正是黄璧坤的父亲黄嵩龄。那时的沈从文,并不知道,这位靠开公寓补贴家用的老先生,竟然是一位北洋要员。



黄嵩龄与第一任夫人朱镜蓉及子女的合影
现代快报记者白雁翻拍

他是康有为的弟子

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

黄嵩龄1871年出生在广东台山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,1894年,23岁的黄嵩龄进入万木草堂求学,这里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的“大本营”。黄嵩龄进入万木草堂后,跟随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、韩铭基一起学习。进入万木草堂的第二年,黄嵩龄以广东全省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,随后,正式拜康有为为师。

考中举人后,黄嵩龄北上北京,参加会试。在等待会试期间,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——1895年4月,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消息传来,黄嵩龄等举子义愤填膺,他与师兄梁启超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举子联名上书清廷,呈请勿割台湾。这次上书即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此后,黄嵩龄追随康有为的脚步,成为一名维新志士。

1898年,黄嵩龄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。其间,他曾上书光绪帝,奏请自带学生出洋留学,然而,因为种种原因,他的愿望最终落空。戊戌政变后,黄嵩龄被迫逃离北京。在路过天津时,当时只有三个子女的黄嵩龄,因为携带的儿童过多,被租界警察以“拐卖”的嫌疑拘捕。那些孩子到底是什么人呢?原来都是维新志士的后代。幸运的是,在被调查了一番后,黄嵩龄还是被释放了。

离开北京后,黄嵩龄沉寂了一段时间。1902年,他再次北上,这次他的身份是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的学生。两年后,还在就读的他,考取了清廷内阁中书的职务。

他是粤汉铁路建造者

锐意改革,裁撤洋员、自降薪水

任职内阁后,黄嵩龄上万言书,请改革官制,变法图强,并提议增设交通部和农工商部。不久,清廷采纳他的建议,不过,因为慈禧不喜欢“交通”二字,所以“交通部”变成了“邮传部”。邮传部成立后,尚书张百熙看中黄嵩龄的才能,将他调入邮传部。

辛亥革命后,清王朝宣告覆灭,黄嵩龄并没有选择老师康有为的保皇之路,而是带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国民政府。此时,之前的邮传部也经黄嵩龄建议而更名为交通部。

任职交通部期间,黄嵩龄最重要的功绩是修建了粤汉铁路。粤汉铁路跨越广东、湖南、湖北几省,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,战略意义也非常重要,但早在19世纪末,粤汉铁路的路权就被出卖给了美国合兴公司。1904年,粤湘鄂三省民众赎回路权,但此后工程进展迟滞,举步维艰。

黄嵩龄长期关注粤汉铁路的建设,对于如何整顿眼前的烂摊子,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。1914

年,交通部总长周自齐决定委任黄嵩龄为总理,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。然而,黄嵩龄担心,如果担任总理,会有太多的应酬,反而无暇顾及具体的工程。于是,黄嵩龄以协理的身份挑起了粤汉铁路广东段建设的重任。黄嵩龄担任协理期间,工程修建到了广东西部的韶关,这一带是山区,受地形影响,工程很艰难,大家建议缓建。黄嵩龄力排众议,推进工程,用3年时间实现了广州至韶关铁路竣工通车。

在五年任期内,黄嵩龄挫败了美国人企图借兵灾窃取铁路运营权的阴谋;为了节约开支,他自降薪水,只拿前任三分之一的薪水;他还裁撤拿高薪混日子的洋雇员……在他的努力下,铁路营业收入从第一年的70多万涨到第五年的180多万。遗憾的是,由于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者,黄嵩龄最终被迫离开了粤汉铁路。晚年的黄嵩龄,回忆起那段岁月,发出这样的感叹:“以吾不居总理,无权办事,诸事不举,悔之晚矣。”

他是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长

军阀当道,社会改良梦想成泡影

1917年,黄嵩龄当选为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长。此前,广东督军莫荣新借筹集军饷之名,胁迫第一届议会通过开赌案,一时间全省各地赌博盛行,黄嵩龄对此义愤填膺。黄嵩龄当选为议长后,推行禁赌、禁毒等社会改良政策。他的做法遭到了军阀的强烈反对,无奈之中,他再次退出。

1920年,黄嵩龄举家北上北京,再次进入交通部任职。1924年,他呈书北洋掌权派吴佩孚,提出将退还原用来办学的庚款,先投资铁路,再用铁路收入支持办学。这个方案得到了吴佩孚的认可,经过多方协调,英方同意将部分退款用于修建粤汉铁路,但可惜,不久爆

发的北伐战争使得修筑计划搁浅了。

在北京期间,黄嵩龄入不敷出,为了贴补家用,他开了一家汉园公寓。由于他的惜才怜才,汉园公寓成为沈从文这样的“北漂”文学青年汇聚地,温暖了他们漂泊的灵魂。不过,也由于他的怜才惜才,这家公寓不久后也因为入不敷出而倒闭。

此后,黄嵩龄离开北京,经南京返回广州,担任全省黄氏公所及千顷书院董事会会长。读书、写诗、培养子弟,成为黄嵩龄生活的重心。



行驶在粤汉铁路上的列车车头 资料图片

传奇人生

临终遗言

“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”



晚年的黄嵩龄跟子女的合影,此时他已失明 资料图片

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,全面抗战爆发,黄嵩龄将家中成年的孩子送到抗战前线。1938年,日军进攻华南,黄嵩龄带着夫人和年幼的孩子们避居香港。他本以为,一年半载就可以回到家乡,谁知道,胜利却始终无望。黄璧坤记得,那段时间,父亲的心情非常糟糕,他笔下的诗也流露出失国的悲愤和痛苦。

日本占领香港后,黄嵩龄携妻儿老小返回广州。黄璧坤说,当时从香港前往广州的轮船分男女舱,但因为父亲年老、弟弟年幼,十岁的她于是陪父亲在男舱,而弟弟则与母亲在一起。轮船抵达广州,上岸时,乘客携带的行李都要交给日本兵检查。黄嵩龄携带的行李被日本兵看中,要拿走。黄嵩龄自然不肯,和日本兵理论。凶狠的日本兵,夺过黄嵩龄手中的铁拐杖,照头就打,年迈的黄嵩龄登时鲜血直流。

回忆起当年的细节,黄璧坤的语气轻微颤抖。她说,自那次头部受伤后,父亲就渐渐失明。失明的黄嵩龄,仍然不忘抗争。他时常搀扶着女儿的手,前往被日本人占领的千顷书院,据理力争,想要回书院。

一介失国寒儒,怎斗得过手握武器的侵略者?1944年12月25日,黄嵩龄在悲愤和不甘中去世。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,也未能看到儿子凯旋,在广州作为盟军代表接受日军投降。

在临终遗言里,这位一生不忘振兴中华的维新志士,如此叮嘱儿女:“我子子孙孙,全要自立自创,若有一毫依赖之性,便是无志,便是无远大之图。”